



▶ 柏林墙上的涂鸦



◀ 柏林墙上的涂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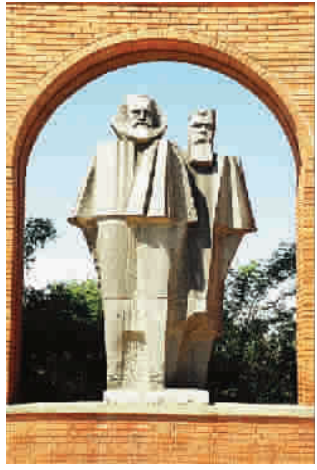
▼ 匈牙利共产主义公园的大门



▲ 斯洛伐克的“红色浮雕”



▶ 匈牙利共产主义公园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塑像



▲ 匈牙利共产主义公园内的“红色雕塑”

本版图片均IC

艺术依然在天空中放彩

——柏林墙倒了,世界涂鸦最高水平还在

◆ 伊莎贝格
(列宾美术学院教师)

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推倒24周年的日子。柏林墙的倒塌让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全面瓦解,但是,艺术并未随之远去而有丝毫褪色,相反,此前此后和红色符号有关的,在今天看来更有价值。

1989年11月9日,作为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存在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随后统一。

柏林墙是民主德国(东德)围绕西柏林建造的界墙,1961年8月动工,1964年建成,总长169.5公里。1989年的那天晚上,绝大部分墙体被推倒,只剩下“东区画廊(后来叫的名字)”。

来到这里就会发现,“东区画廊”的命名是因为这里很快成为世界涂鸦艺术家趋之若鹜的地方:五角星转换成了大红色;那

里是哨卡,士兵们正在检查入境的轿车;东德产的“特拉班特”牌轿车已经冲破墙体,呼啸着向曾经的西柏林而去;最著名的当然是莫斯科艺术家迪米特里·弗鲁贝尔创作的涂鸦——《兄弟之吻》了,画的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吻民主德国战友埃里希·昂纳克的情景。这幅画后来被人擦除了。不仅弗鲁贝尔,还有117名来自21个国家的艺术家在1316米长的墙面上留下了涂鸦。而今,随着画廊的翻修,这些画家又按照露天防雨的要求重新绘出当年的旧作,这些涂鸦成了“东区画廊”的无价之宝。

柏林墙成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兄弟最珍爱的地方。今年夏天,六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柏林人聚集在墙上的两个约六米宽的大洞前抗议。这个洞是为了墙

后的工地而打开的,因为在柏林墙和施普雷河之间要修建一所公寓大楼和一个宾馆;另外,还要修建一条通往对面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河岸的大桥。上千人来到现场示威抗议拆掉柏林墙;约9万人则在网上海要求既“不可为了私人豪华建筑拆掉文物保护建筑东区画廊的一砖一瓦”,也要中止在当年死亡地带上所有建筑工程,甚至连美国歌手大卫·哈塞尔霍夫(David Hasselhoff)也来了。

东区画廊艺术家联合会负责人卡尼·阿拉维说:“柏林墙倒塌后,东区画廊现在代表民意,而且每名艺术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我想,这种国际性和多样性正是这个露天画廊成功的原因。”

(本刊俄罗斯莫斯科特约专稿)

再看昔日无奈分离 成就今日冷战文化

◆ 纪程哲
(本刊柏林特约评论员)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红色艺术却因为两大阵营对抗的硝烟云散如今倍受追捧。柏林墙推倒后不久,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的展览,展出了1945年至1989年间120个东德和西德艺术家创作的超过300件雕塑、绘画、摄影、影像作品。高克乐(Hermann Glekner)、玻索德(Metselaar-Berthold)都是不可多得的东德艺术大家。

直至97岁仙逝,高克乐一辈子都生活在德国东部地区——从希特勒的统治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从未离开。他为自己制作

了一批精致的小雕塑:精美的构成主义即席创作,遭禁止的现代派护身符,由折叠、扭曲、捆在一起的废弃火柴盒、切碎的肥皂盒、易拉罐、木块和报纸制成。高克乐的雕塑混合了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和深湛的谦卑,他将东德常见的零零碎碎充满爱意地融合在一起,在家常用品和纯粹的抽象艺术品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

玻索德则记录了杂乱的波希米亚(波希米亚在捷克境内,布拉格曾是波希米亚最大的城市。二战后,这里是东西欧两大阵营的交冲之处)生活。还有乌苏拉·阿诺德(Ursula Arnold)、阿诺·菲舍尔(Amo

Fischer)、玛利亚·斯威兹(Maria Sewcz)、贡杜拉·舒尔茨·艾尔多维(Gundula Schulze Eldowy)、芭芭拉·麦色拉尔·贝特霍尔德(Barbara Metselaar-Berthold)、西比勒·格曼(Sibylle Bergemann)等等,他们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展现了东德的社会面貌。东西德国统一后,东德艺术戛然而止,随后就有艺术评论家直言德国各大艺术馆收藏东德艺术的偷工减料为“社会性短视”,对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的有关收藏艳羡不已。

(本刊德国柏林11月26日专稿,作者为柏林大学访问学者)

● 评论

「固化」与「常青」

◆ 艾考

也许是政治感受的缘故,不仅德国,东欧很多国家对待红色艺术都采取了“收缩”与“冷藏”的方式,但是空气虽冷,艺术依然火红。

东欧原很多国家将红色印记从原本的显著悄悄挪至隐秘之地冷藏起来,匈牙利就有一个共产主义雕塑公园。公园在布达佩斯出城的7号公路西侧,看到一面红色砖墙便是公园的大门了。

西方也曾热炒前苏联“当代艺术”。同样,前苏联当代艺术也是在美苏“文化冷战”的背景下产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莫斯科郊区的里亚诺沃火车站周边,出现了一个“里亚诺沃群体”的非官方艺术家聚居区。艺术家们从事抽象形式主义实验,另一部分则受美国普及艺术影响,装置一些日常物品。比如罗金斯基,用收集来的日常生活的杂物,做成艺术品,试图营造压抑的氛围,表达生活的无聊、不自由。比如,他的“红门”就是一扇真实尺寸的木门,漆成极其夺目的鲜红色,而门的把手却是被时光磨蚀了的黯淡斑驳——一如所有苏联平常百姓的公寓房的门把手。

而此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有些人,以外交官等名义,偷偷拜访这些地下艺术家的画室,购买、鼓励他们的作品。经济史家诺顿·道奇(Norton T. Dodge)早在1955年就来到前苏联,收藏12000多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前苏联“当代艺术”品。经他之手,罗金斯基一批作品在1965年得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美术馆展出。

1988年,趁着前苏联动荡之机,苏富比拍卖行干脆到莫斯科,举办了一场“俄国前卫与苏联当代艺术”拍卖会,直接给予苏联“当代艺术”资本和市场的支持,那次拍卖总额达两百多万英镑,在当时的苏联是一个巨额数字。有评论说,苏联“政治波普”在纽约火红的年代,几乎每家纽约画廊都在展卖几位前苏联“当代艺术家”。而业内的评论家的说法更直接: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艺术记录的时代被固化了,艺术之树的叶子总是常青的。